



江花

城市山林 08

五洲山茶语

■ 文/张峥嵘

当城市以越来越繁华和喧嚣扑面而来的时候，我在那宁静的夜晚怀念那一壶沉静的茶。清水泡的茶，只有淡淡的绿或褐的颜色，自然是很单调的，就像我们的日子，不咸不淡地走着。但是百种茶有百种味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日子，虽然看似平淡，却有各自精彩，那特有的茶香吸引着人，留恋着如水的岁月，品味着不同人存在的不同价值。

又到一年清明时，这时春回大地，天清地明，气候转暖，万物复苏。我和家人循着春天的气息，到山上给我们的父母坟扫墓。我们踏着大地的新绿，享受大自然轮回复苏的馈赠，表达对逝者的怀念，让人在休闲中体味哀思，在追思中感悟生命。

行走在四月的天空下，眼看世界的一半已经生机渐浓，马上就要万物复苏，生机盎然。我们走过312国道戴家收费站，顺着一条小路往山上爬去，一丝寒风从我的面颊拂过，感到略有些寒意。山区的初春仍是有冰霜雨雾的，特别是那个盛产“金山翠芽”茶叶的地方，要越过一重大山，才可以看到一片五洲山人精心种植的茶园。

就是这抹新绿，是五洲山茶树献给人们最好的礼物，它将高山深处那缭绕的云雾和清香带进了人们泡茶的茶壶。握在手中的茶杯，那袅袅上升的热气，就是高山深处纯净的白云，悄悄然随着山里的精灵——金山翠芽飘到了我们的眼前。

“金山翠芽”茶叶虽小，可它的形成颇为复杂，它须在阳光照耀下开花，在细雨濡湿中滋润，在云雾萦绕里成长，在慢火烈焰上烘焙，经过许多步骤的磨砺，才形成了可供品尝的茶叶。

好的茶叶也需要好的茶艺师来唤醒，茶为此回报茶艺人，也将自己的甘醇回报。一杯醇香可口的茶，会带给品茶的人一份温暖，一份热情，一份安心。人生就是如此，很多人会因为帮助了别人变的光辉灿烂，自己内心也会感到高兴喜悦，茶的分享也是一种人生分享，从品茶中可以感悟到不同的人生。茶香在制茶人的工艺中升华，升腾出相隔千山万水的友情，升腾出内心良善的童真，更升腾出生活砥砺沉淀后的安闲优雅。

饮茶，自然是需要清静的，只有清静，才能听到自然的低语，才能品到天地精华。闹市中，渴望大自然的亲近，就在这浓郁的茶香里，在清香古韵中，在写意山水画里，寻觅一种远去的、平淡的田园生活。

人一走，茶就凉，是自然规律；人没走，茶就凉，是世态炎凉。一杯茶，佛门看到的是禅，道家看到的是气，儒家看到的是礼，商家看到的是利。茶说：我就是一杯水，给你的只是你的想象，你想什么，什么就是你。心即茶，茶即心！

都道一枕黄粱，其实一杯茶下，闭目静息的片刻何尝不是沧海桑田。前尘后世，都纷至沓来，如那载不动许多愁的舴舺舟。待得茶凉透，沉了底，褪了色，就是时隔多年后令人相忘的江湖。我愿是那个坐在岁月的岸边，手握茶壶自饮的清静老者，远离尘世的繁华，情感的困扰，看杯中金山翠芽舒展着嫩绿，看杯上幻化的白雾，看窗外的几度夕阳，看庭前的花开花落……

春天里，不只有花，还有的是茶，那清香的，淡远的茶，仿佛一本充满哲理的书的底蕴。淡如菊，却味如茶，那千般滋

味，萦绕舌尖，有苦涩、有清香、有翠绿、有甘甜。金山翠芽以其翠绿芽尖的造型，纯正清香的口味，已连续多年获得茶客们的好评，许多外地的客人，喝了此茶以后，总是耿耿于怀，打电话时总要询问该茶的价格与情况，时不时地请人顺便捎带几斤。

好茶是需要品的，好的人生、好的精神，也是需要品的，就像镇江几千年的文明，在古老的街道上、在泛黄的纸页里，那一幕幕厚重、惊心动魄的历史，那一曲曲永不消逝的千古绝唱，让人在漆黑的夜或是微露薄曦的晨，手持一盏滚烫的茶，品味那千古汹涌的山水城市神韵，让滚滚的历史伴着清茶在心中翻腾，笑看云卷云舒，叹品江城沧桑。

淡淡的一杯金山翠芽茶，一壶春水泡开的春茶，在茶香环绕的时空，让我品味一段流光四溢的历史，言说一份欲语还休的青涩。

作者自述

张峥嵘 高级经济师，江苏省作协会员，镇江市知青作协会员。

我的母亲

■ 文/吴春波

母亲历经苦难。因为家贫，外婆从小就将她送给人家领养，跟着养父母长大成人，24岁与丧偶不久且带着一个四岁女儿的我父亲成了亲。父亲那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，除了住的房子高大漂亮外别无他物，但她坚信没有爬不过的山，没有过不了的河。父亲品行忠厚，不善农活，家庭重担全落在了母亲身上。为了生存，她拆东墙补西墙，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，就连陪嫁时唯一的手镯，母亲也在生养二姐三天后拿到当铺变了钱。

母亲不识字，也未曾读过书。但她善良、隐忍、无私……一生历经坎坷挫折，养育我们姐弟五人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少时家里生活非常清苦，大多一天三顿都是大麦粥。母亲在锅里放上水，加一些山芋或萝卜缨煮熟，然后抓一把大麦粉混合在锅里搅动，最后变成大麦菜粥，就这样的饭食也常常是难以继。

母亲从未向困难低过头，在谋生的道路上艰难拼搏。她除了在生产队挣工分外，还抽空养猪、养鸡、卖菜，常常推着独轮小车到几十里的地方搞运输，有病也不敢休息。母亲26岁那年生下二姐，后来三姐也出生，她把摇篮带到田头边干活边照顾孩子。

在三姐五岁时，母亲生下了我，父亲36岁得子，本应是件值

得高兴的事，可母亲却泪流不止，因家里一粒米没有，怎能养活刚出生的婴儿？要不是镇江的大姑母和三舅帮助解了燃眉之急，还不知道母亲怎样才能渡过难关。

在那个年头，穷人过年如过过关，别人家孩子有新衣穿，我们只能把旧的洗洗，别人家孩子有糖果、云片糕吃，我们只能靠亲戚施舍过年。就这样一家人相依为命。母亲自立好强，性情刚直，爱憎分明，有极强的抗争精神。大跃进年代，父亲被错划为反革命，被剥夺了工作权利，母亲反复理论他们不予理睬，一气之下就让8岁的二姐帮助割牛草，6岁的三姐帮助割猪草换回了父亲的一日三餐。一个偶然机会，母亲发现有人克扣食堂的粮食藏起来想瞒报私分，一种正义感油然而生，当即到公社举报，公社派人调查核实后召开群众大会，对当事人作了严肃处理。从此，再也无人认为母亲软弱可欺了。

因为家庭极度贫困，三姐没上得起学，至今都是文盲。到我上学年纪，母亲也实在拿不出钱。尽管那时学费才两元钱一学期，凑来凑去才凑到一元。但上学事不能再耽误了，母亲为此很发愁，她找到我的启蒙老师洪琛，对洪老师说明情况，欠缺的一元钱能否拿家里的十个鸡蛋

抵账。洪老师爽快地答应了，为此事发愁的父亲终于露出了笑容，我挎着母亲手制的书包终于走进了学堂。

在家庭最困难时期，母亲在自留地里育过山芋苗，到秋冬季，她不顾寒冷挖草根、扫树叶挑回家当柴烧，而将生产队分的稻草草，等到了春天让父亲用独轮车推到姚桥镇上去卖，她虽然不识字，可她认准一个理，就是“八败命只怕苦做”。

母亲是心地善良之人，经常帮助乡邻育幼、养孤、助急难。三姐出生6个月，邻居家领养了一个男孩，刚出生的婴儿无奶吃，找到母亲后，她毅然给三姐断奶，把人家的孩子喂养到一周岁。

一次家里来了一个讨饭女人，自称与我家有些远亲，称呼我父亲为小叔。母亲看她可怜，留她吃了大麦菜粥，送她走时还给了十几块刚烙好的玉米面饼。我不解地问母亲：为啥我家都快吃不上饭了，还送这么多饼。母亲说了一句：“谁都会有急难时，能帮就帮一把吧！”

对待亲友、乡邻和孤寡老人，母亲更有一番爱心。外婆在大舅、二舅去了台湾不归后哭瞎了双眼，因三舅全家在镇江，外婆年老时无人照料，母亲一手包揽，从起居到穿衣吃饭，一直奉养到百年归天。还有个远房伯

父，手足残疾，无儿无女，又是母亲为他多方照应。邻家有个叫吴八子的夫妻双双患病死了，丢下一个孩子，为治病家里已一贫如洗，实在无能力料理后事。母亲挽着刚满10岁的小孩，走村串户“化缘”，解决了安葬之急。

我家房子大，村上许多房子窄小的人家常将柴草及建房的砖瓦木料堆放在我家，连一些人家来了亲戚朋友也来我家借宿。对此，母亲从无怨言。

正因为母亲有如此善心，加上她是我们吴氏家族辈分最长的，因此村上无论大人、小孩都亲切地称她为“老祖宗”。

我走上了社会，母亲又教育我怎样为人处事，她说做人要善良热心。我到工商部门工作以后，母亲更是格外关照、教育我要堂堂正正做人，不能让人前指后戳。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虽然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，但她身上却有一种闪光的精神——博爱正直、善良勤劳、谦逊朴实，她的精神会永远鞭策着我前进。

作者自述

吴春波 东乡姚桥解放桥村人，高级经济管理师。出版《沙腰河畔》《江河交响》《行者人生》等著作，现任镇江市儒商协会秘书长。

编辑 竺捷

版式 胡骏 校对 小伟